

黑夜

黑夜，少女发出无谓的微嘘。孩子梦见天上的星星跌在饭碗里。盖世的英雄，也将为无关紧要的歌声而泪下如雨。

黑夜惯将正正经经的事情当作玩笑，而将玩笑的事情当作正经。

昏天黑地的酒徒博棍却根本藐视黑夜。在灯红酒绿的筵前酩酊承笑的歌妓，她们虽则在孟门的膝前转来转去，但也忘不了黑夜的恩慈，在顾客不见的时候很巧妙地用双袖掩住她们的呵欠。

黑夜将人们感觉的灵敏度增强。黑夜的空气，正如 radio^① 的扩音器，将一切细微的声音，细微的感觉，扩大至数倍，十数倍。爱人的发丝好像是森林，里面永远是和煦阴翳。鼠儿跑过的声

音，会疑是小鹿。

黑夜，是自然的大帷幕，笼罩了过去，笼罩了未来，只教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从心灵一点的光辉中开始进取。

一九三三年八月

海 星

孩子手中捧着一个贝壳 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，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 一半给他慈蔼的母亲。

他看见星星在对面的小丘上，便兴高采烈的跑到小丘的高顶。

原来星星不在这儿，还要跑路一程。

于是孩子又跑到另一山巅，星星又好像近在海边。

孩子爱他的哥哥，爱他的母亲，他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，献给他的哥哥，献给他的母亲。

海边的风有点峭冷。海的外面无路可以追寻。孩子捧着空的贝壳，眼泪点点滴入海中。

第二天，人们发现了手中捧着贝壳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。

第二夜，人们看见海中无数的星星。

一九三三年八月

钟

深爱这藏在榕树荫里的小小的钟。好似长在树上的瓜大的果实，又好像山羊颈下的铜铃，轻巧、得神。

气根流苏般的垂在它的周围，平行、参差、匀整。钟锤的绳沿着 *Catenary* 的曲线，殚然无力地垂着。

想起 *Atri* 的钟来。假如换上连枝带叶的野藤作我们的锤绳，不是更美丽得体么？

当当当，当当 ……

我们的孩子，打钟都未娴熟呢。

桥

月下，这白玉般的石桥。

描画在空中的，直的线，匀净的弧，平行的瓦棱，对称的庑廊走柱，这古典的和谐。

清池里，鱼儿跳了起来，它也热得出汗么？

远处，管弦的声音，但当随着夜晚的凉飕飘落到这广大的庭院中来时，已是落地无声了。

是谁。托着颐在想呢。

夏 夜

夜半，兀自拖鞋的声音。

沉睡的孩子翻着身。在他无邪的梦里，也许看见背上长了芒刺吧。

大自然板起嘴脸俯视下界。没有一点声息。没有一丝笑容。半透明的白云渗下乳色的光，像死人足前微弱的灯光映在白色的丧幕上，冷寂，死静。

虽则有拖鞋的声音，各人的心中像压着沉重的石屏。额际有颗颗的汗吧，但有谁听见汗珠落地的声音。

一切都期待着自然的颜色。

一切，只有拖鞋的声音。

失 物

近来，我失去一件心爱的东西。

幼年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纸匣里藏着我最爱的物件——一块红玉般的石子，一只自己手制的磁假山……我时常想，假如房子起火延烧起来，不用踌躇的，第一，我便捧着这匣子跑。但是房子终没有失慎，我没有机会表示我对于那几样物件的心爱。

年来已不再那样的孩子气。但心头的顽固终未祛除。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过去生活的遗骸，心中恋恋不舍的是曾被过去的生命赋与一息的遗物。

啊，七八年间绿色的生命，这小小的信物便是他的证人。不是粉红色却是檀香般高贵的爱，没有存着将来应用的心，纯是为了爱好，对于知识

的追求和努力……一切，如初夏的早晨一样地新鲜。

现在我时常感到空虚，往昔回忆的精灵在我的面前时隐时现，却又拢不住它，回忆的蝉翼是太薄且轻了。

正如扶乩者的桃枝，正如巫者的魔杖，我便凭着我小小的宝贵的信物，将散失的影像召集拢来，啊，数不清的腮边的吻，数不清的江上的渔火，数不清的山林落叶的声音……一切的回忆向我点头，使我浑然忘了自己。

现在，魔杖遗失了。可怜的巫者已无法召回往昔的精灵，只长望着无垠的天空唏嘘而已。

春 野

江风吹过寂寞的春野。

是余寒未消的孟春之月。

本来，

我们不是牵上双手么？

沿着没有路径的江边走去，目送着足畔的浪花，小蟹从石缝中出来，见人复迅速逃避。

畦间的菜花正开。

走到这古废的江台前面，我们回来，互相握紧着双手。

江风吹过葱茏的春野。

是微燠的仲春之月。

本来，

我们不是靠坐在一起，在这倾斜的坡前？

我们是无言，我们拈拨着地上的花草：紫花地

丁，蒲公英，莎草，车前。

当我看见了白花的地丁而惊异的算是一种空前的发现时，你笑我，因为你随手便抓来几朵了。这并不是稀珍的品种。

将窃衣的果实散在你的头发上，像吸血的牛蝇粘住拉不松去。

你懊怒了。

用莎草的细梗在地面的小圆洞洞里钓出一条大的肥白的虫来，会使你吓一大跳。我原是野孩子出身啊！

蒲公英的白浆，在你的指上变黑了。

江风吹着苍郁的春野。

春已暮。

本来，我们不是并肩立在一起，遥数着不知名的冢上的纸幡？

纸钱的灰在风中飞舞。过了清明了。

在林中的一角，我们说过相爱的话。

不，我们只不过说过互相喜悦的话罢了。

你的平洁的额际的明眸，令人想起高的天和深的湖水。我在你的瞳睛中照见我自己的脸，我

爱你的眸子啊！

你也在望着我的眼睛，但它们是鲁钝、板滞、
朦胧。

“我便爱你这板滞和朦胧啊！”

感谢你给我的幸福。

江风吹过寥落的春野。

过了一年，两年，十年，我们都分散了。

也许我们遇见竟不会相识。

现在，

只有我一人踏过这熟识的春野。

我知道这郊野的每一个方角。且喜这山间没有伸进都市的触角来呢。那边是石桥，一块石板已塌到水里去了。那边有一株树，表皮上刻着我不欢喜的而你也不欢喜的字，随着树皮拉长开来，怪难看的——因此我恨削铅笔的小刀，到现在我都没有买过一把——目前也许拉得更长了。还有被我们烧野火时燔毁了的石条，缝中长出了荆棘罢。

雨后润湿的地土，留下我的脚印。印在这地土上的，只有我的孤单的脚印。

豌豆的花正开。

脸上扑过不知名的带着绒毛的花的种子。

高的天和深的湖水令我想起你的眼睛来呢。

我仍是赍负着这板滞的朦胧的眼睛。红丝笼上了它们的巩膜。不久，我会失去这朦胧的眼睛，随着我的所有。

我会忧郁么？不，既然你是幸福。

我不过偶然来这郊原罢了。

一九三五年

蛛网和家

家，是蛛网的中心，四面八方的道路，都奔汇到这中心。

家，是蛛网的中心，回忆的微丝，有条不紊地层层环绕这中心。

人是不比蜘蛛聪明。当蜘蛛乘着春风作冒险的尝试时，往往陷于不能预知的命运，而人们的憧憬，又往往是世外的风土人情。

小小的虫，撒下多少无人补缀的尘封的网！

游子的家呢，只有脑中留着依稀相识的四面八方的道路和残缺不全的回忆而已。

一九三三年

窗 帘

回家数天了，妻已不再作无谓的腼腆。在豆似的灯光下，我们是相熟了。

金漆的床前垂着褪黄的绸帐。这帐曾证明我们结婚是有年了。灯是在帐里的，在外面看来，我们是两个黑黑的影。

“拉上窗帘吧，”妻说。

“怕谁，今晚又不是洞房。”

“但是我们还是初相识。”

“让我们行合卺的交拜礼吧。”

“燃上红烛呢。”

“换上新装呢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真的，当我燃起红烛来说，“今后我们便永远的相爱吧。”心里便震颤起来。

丝般的头发在腮边擦过感到绒样的温柔。各人在避开各人的眼光，怕烛火映得双颊更红罢。

“弟弟，我真的欢喜。”

“让我倚在你的胸前吧。”

“顽皮呢，孩子。”

“今后，我不去了。”

“去吧，做事，在年青的时候。”

“刚相熟便分手了。”

“去了也落得安静。”

我在辨味这高洁的欢愉。红烛结了灯花，帐里是一片和平、谧穆。

窗帘并未拉上。

一九三三年

元 宵

今夜元宵。据说出门走百步，得大吉祥。说是天上的仙子今晚也要化身下凡，遇见穷苦而善良的人们随缘赐福。所以也不能说乱话。

我，妻，孩子，三人提着灯笼上街去。

这样三人行，在别人看来还是初次。在古旧的乡间，是泥守着男子不屑陪女人玩的风习的。

“弟，这元宵于你生疏了吧。”

“是的，多年不来这镇上了，多年。”

“今晚……”

“可喜的元宵。”

“今晚……”

“快乐的元宵。”

“不，……我说，今晚……”

“难得的元宵。”

“今晚……我为弟弟祈福。”

“啊！愿你多福！”

“愿孩子多福！”

我们无语。孩子也不再噜苏。在明洁的瞳睛中，映着许多细影：红纱灯，绿珠灯，明角灯，玻璃灯，宫灯，纸灯……脸上满浮着喜悦。

去街何只百步。

回来，妻开了大门。

“作什么？”

仅有微笑的回答。

外面，锣鼓的声音，闯进僻静的巷来。随着大群的孩子的戏笑。

出乎我不意地跳狮的进来。纸炮，鼓钹，云板……早寐的鸡群全都惊醒了，咯咯地叫起来。

拳术，刀剑，棍棒，但是孩子所待望着的是红红绿绿的狮子。

处于深山中的雄狮，漫游，觅食，遇饵，辨疑，吞食，被繫，于是奔腾，咆哮，愤怒，挣扎，终于被入屈伏，驾馭，牵去。这是我们的祖先来这山间筚路蓝缕创设基业征服自然的象征，在每一个新